



文津

悼丹麓評選

長永部
振錄西

翁傳

陳鑑

不知何許人。嘗戴翠冠。披鶴氅。西王

遊緱山。被酒失三青鳥。西王母怒

橘。得雁尾二叟對奕。其一卽翁。

遂攜一劍。一拂。一鐵笛。三過岳

亥七。八之。負酒錢。戲取

丁鶴輒下舞去

不謂姬曰鶴之

醉自以鐵笛一闋從壁

有黃鶴樓鶴已去千年不復返至

翁復浪出人間化為三十歲男子

賢冠木衣所騎鶴化為黃童拂化

化為鐘蜀劍不化耳於是日振鐸樓前

狎親之窺冠巾內有二毛皆呼翁時後

餘人翁悉授以帝王之畧不拜翁有度神

仙再來故處翁好酒而意不在酒每逍遙樓上揮毫

染翰不下萬言倦則擲筆而臥曰吾醉矣醉矣諸弟

子亦曰翁醉矣醉翁之名自此不能沉墜人間齊

道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一

亦醉三日先生飲一斗而醉烏紗飲一

日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

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眾人

而歎其醜翁曰吾不能為淳于髡

且屈子唯自居于醒而視

雖不容于世而

獨醉耳。嘗爲友

察而受物之汶汶乎。寧以

世之塵埃乎。西王母聞之。憐翁之摧。

雲而招之。曰爾來前。吾自緱山失

三千年矣。吾青鳥已歸。而爾黃鶴猶

在之矣。不可留。壁上踟躕可復見乎。醉

多。遽然而覺。仍攜一劍。一拂。一笛。令黃童復化爲鶴。

騎之。長從西王母遊。

野史曰。有狂泉。一國人皆飲而狂。獨一人不飲。國

中反以不飲爲狂。今世醉而翁醒。反以翁醉也。翁年

未五十。稱醉翁。實醉僊云。或呼劍僊。呼鳥僊。翁皆應。

但不肯以僊示人。意殷殷用世。世莫能用。若翁者。其

魯孔丘之徒。與非西王母可得而臣也。

王丹麓。有北而言。疑真疑幻。陶泓雲起。鏤管花

生。

賈生傳

侯方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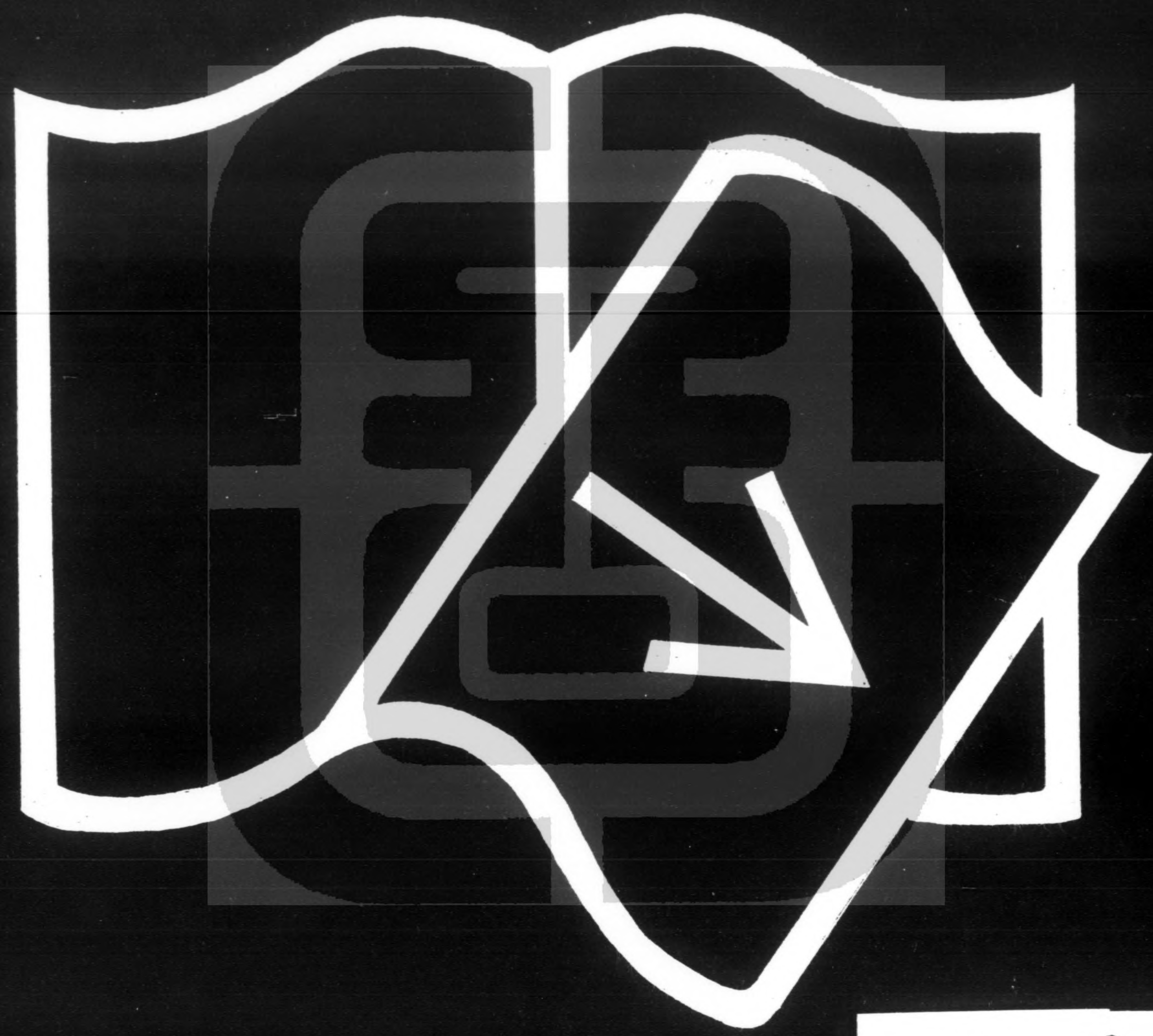
賈生名熙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某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于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自恃，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楚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蘄縣官。賈生日：我當不日爲卿相，何

承升斗卻不就，日共郡人張渭

等約汗漫遊。做阮

不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

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龙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貧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曳屣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怙。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騫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辯論。又幾十年。卒軼于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旣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述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



原件短缺

P6

而星象占緯

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

恢奇澆濇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翮沈譽釋頂目乘濶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予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邯鄲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呼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封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見何悲應曾曰見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固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篴

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

拍哀楚動人。王浚賞歲給木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箏篋聲。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箏篋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曾

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滿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大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日已矣世鮮知音吾事

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于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徐野君曰。寡嬪夜哭之懷。羈人寒起之狀。段段有之。

王丹麓曰。悽動肝脾。哀感頑艷。猿啼一事。都是士女精魂。

竹尊者傳

宋 琬

武林鳳山門外崇聖院。創自吳越王時。院有竹千餘竿。獨一莖秀出人呼爲竹尊者。宋覺範洪禪師爲賦詩曰。高節長身老不材。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爲尊者。卻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叅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黃太史魯直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乙巳春。予重客吳山。過其地。菴僧出詩索和。竹與書皆不存矣。樂

此君之得此名也。作竹尊者傳。

竹尊者西域天竺人也。其先世與空桑氏同居昆侖之陰。其人往往多靈異。有黃鐘氏者。能窺其腹。爲鳳凰之鳴。黃帝使伶倫聘焉。遂爲律呂之祖。秦時管城子。其小宗也。尊者方娠。聞雷音而生。狀貌修癯。不染塵垢。骨節堅瑩。若琅玕。雖在童穉。森然有凌霄之姿。旣長。從師迦葉尊者。學道于雪山。嚴冬盛寒。侍立終日。無頽色。或累月不洗沐。粉澤益鮮。好時佛教。未入中國。而管城子已世封于中山。尊者不勝悲憫。合掌稽首。而白世尊。願身往閻浮提界。廣宣真諦。支廩體。嚮之。死無悔。世尊摩頂授偈。勅賜普門大士爲弟子。口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假問難。悉迎刃而解。大士喜其穎徹。語之曰。汝能參通吾意。蓋以五蘊皆空。故雖然。吾慮汝苦寂滅道也。解所著紫袈裟衣之。復飲以醍醐甘露。自此妙悟神通。遊戲三昧。或問以真實了義。尊者舉臂示之。千手萬指。自尺寸以至尋丈。次第井井不亂。水邊月下。望之儼若虬龍。風雨晦明。有時作獅子吼。每當天籟自鳴。人曰。此尊者說法也。

及聽之多。不可解。惟五粒丈人。羅浮居士。心知其然。相與結忘言之友。晉永嘉中。有佛圖澄者。聞師在震旦。中最久。重七譯訪之。至襄國。爲石勒所遮留。嘗慕法尊者。欲剷除五臟。而乏其神力。僅能破腹引腸。一洗濯之而已。初竺乾國人。用貝多葉寫經。以故中國不傳尊者誓以身代。于是斷肢截股。血汗交流。然後如來之法。盛行於東土。嘗曰。吾涅槃後。當以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庶可歸報世尊矣。嗣是側理遍天下。與劊劊氏相輔而行。楞伽諸大乘。始得家傳戶習。迺至儒林道藏。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爲之也。尊者沒後。其弟子散處人間。惟江楚爲最。故世稱南宗。關以西。爲渭川。在漢南者。有箕畧谷。河內。則衛之淇水。皆其滴派云。尊者與山陰王子猷相友善。所至築館居之。其後蜀人文與可。繪尊者之像於彭城。東坡居士見而悅之。拊手再拜而說偈曰。

昔聞莊周言。剝形而去皮。衆生多恐怖。戰慄莫肯爲。惟此恐怖心。顛倒生是非。偉哉古先生。森然霜雪姿。

以彼智慧刀。剔去心腎脾。肝膽復何有。不寒亦不饑。
願力滄波深。詎惜支節糜。遂令大千界。珠光遍牟尼。
功德億恒河。乃至不可思。我來維摩室。稽首大慈悲。
寂寥鐘磬收。天籟響參差。風靜月方皎。駢拇千萬枝。
欲究真實相。幻影難爲持。請謚曰圓通。尊者勿我辭。
陸雲士曰。竹稱尊者。一傳從無相中。見出有相。一
偈從有相中。收還無相。儒者談宗。正不必出語
言文字之外。

王丹麓曰。枯華擊竹。到處圓通。不獨以文爲戲。

奇窮子傳

魏象樞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
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先揮使公。乏嗣。禱于神。
祠。夜夢神人抱兒子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髯。
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爲洗馬。林守
戎。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對石。費不貲。尚以未
及平泉。爲憾。嘗好客。解衣貫酒。不醉不輟。醉後或歌。
詩。動數百言。多羽音。然雅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
擬古閨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有風人之旨。會三

冬薪盡家人苦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春，構草屋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對妻孥輩賞。且樂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爲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名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終不少貶。嘗元旦服葛衣行市中，手携二子，身無完袴，裹以革，步履進止不少亂。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態。有疑事質之，立決于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爲恥。其生平行事異于鄉人者類如此。嗚呼！象南眼中視人之擁厚貲以爲莫予雄者，不知作何等矣。此蔚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爲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識象南云。

王丹麓曰：以峭勁之筆寫繁急之音，正復冰霜斑駁。

雪衣女傳

尤侗

雪衣女，小字阿蘇，唐之隴山人也。生而朱唇頰足，元
領翠項，風姿娟好，麗若玉人。性明慧，小時或授以詩
賦詞曲，一再過輒能記憶了了，述之於口。每芳春佳
節，遊戲花柳間，清歌一聲，聞者低徊不能去。開元中，
明皇初得楊太真，拜爲貴妃，遣宦官妙選天下良家
子，以充侍兒。過嶺南，聞阿蘇名，求以獻焉。上在望仙
樓，與貴妃凭欄立，見阿蘇綠衣素佩，翩翩而來，問之。
酬答如響，其音嘹唳動人。上大喜曰：吾得阿蘇，當以

金屋貯之。遂居之。金籠雲母爲屏。珊瑚爲檻。倣晉武絳紗繫臂故事。以綵絲絲結其足。方貴妃入廣寒宮。學霓裳羽衣舞。因賜阿蘇衣白號雪衣女焉。雪衣女旣貴幸。與金衣公子同在上左右。公子善歌。上嘗御清元殿。擊羯鼓催花。寧王笛。貴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觴栗。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而公子則以一曲佐之。嬌喉宛轉。梨園子弟無有及者。然公子止游禁苑中。惟雪衣女得出入宮掖。兼巧言語。善承貴妃意。故貴妃絕愛憐之。宮人多呼爲辨哥。一日上在太液池賞花。貴妃卯醉未醒。睡沉香亭上。使念奴阿蠻許永新輩召之。不至。次命雪衣女。雪衣女連呼三郎喚貴妃起。貴妃驚覺。朦朧扶至上前。上益喜。撫貴妃肩曰。吾嘗謂卿解語花。若雪衣女者。其解語又何如耶。適高力士宣李學士至。進清平調三闋。上以賜貴妃。并令雪衣女誦習之。他時貴妃倚欄微吟。雪衣女則隔牕喁喁遙相應和。上或與妃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命左右呼雪衣女至。至則以手翻局中。亂其行列。或擊碎諸王嬪御手。使不能爭道。以爲歡笑。時貴妃

養安祿山爲兒通焉。祿山醉戲無禮，引手抓傷妃胸。乳妃以金訶子遮其痕，雪衣女往往見之，懼禍不敢言。居嘗鬱悒不樂，數對上憶隴山時事，欲歸上不許。忽一日早起，容色愁慘，至貴妃鏡臺前，嘆曰：雪衣娘昨夜夢爲奸人所害，吾命將盡於此乎？言罷泣下，歛歔。貴妃強慰之，以告上。上笑曰：卿無他罪，過應犯綺語戒耳。吾令玉奴教汝心經誦之，禍當免。雪衣女拜謝，遂從貴妃受經，日夜持念。若有所禳者，已而上游上苑，與貴妃同出，以別輦載雪衣女而去。旣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雪衣女在殿上嬉戲跳舞，有司寇蒼鷹者見之，大怒曰：何物妖姬敢無禮天子側？執下撲殺之。上聞大驚，急詔內侍馳赦之，無及矣。與貴妃相對嘆息久之，乃誅蒼鷹擅殺之罪，而以苑中地葬之。號雪衣娘塚云。其明年貴妃死，馬嵬之難。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方貴妃專寵，以江采蘋之賢，斥之上陽樓東。况六宮粉黛乎？而雪衣女獨獲侍左右，幸已。乃竟以無辜被害，抑何冤也。語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古人所以戒哲婦哉。

湯卿謀曰。雪衣女能言。展成又能言。雪衣女之言。若以此文。令雪衣女誦之。自當爲君剪舌。王丹麓曰。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吾於是文亦云。

舞陰侯傳

尤侗

舞陰侯金鐔。其先葛天廬山人也。系出金天氏始祖。日畫影。佐顓頊有天下。善騰空。每四方有兵。輒飛起指之。帝往克焉。春秋時。子孫最盛。在越者。曰純鈞。湛盧。豪曹。魚腸。鉅闕。歐冶子薦於越王允常。有秦客薛燭。善相。王命相之。燭曰。豪曹無華。鉅闕離光。魚腸逆理。其噐不祥。湛盧啣南金之英。純鈞吐列星之芒。凶者可以遺人。吉者宜王。王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用之。刺殺王僚。湛盧去如楚。在楚者。曰龍淵。泰阿。因

風胡子以進。晉鄭二國聞其名，求之不與。與師圍楚，王引秦阿登城而麾之，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在，吳者曰干將，妻莫邪，闔廬悅莫邪而納之。干將遁于南山之陰，北山之陽。吳亡，與妻歸豐城。在秦者曰鐔，鐔生五月丙午，長三尺餘，身具七采，首綴明珠，飾通犀佩華玉，麟角鳳體，龜文縵理，色如虹蜺，聲如龍虎。望者莫不辟易。值始皇并六國，廢金氏不用，收禁咸陽宮，亡命從項藉游，藉學其術不成，罷去。日子一人，敵不足學，乃至泗上，謁劉季，季奇之。夜行澤中，與俱行。前者報大蛇當徑，願還季，醉曰：鐔在行，何畏鐔亦奮躍，遂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季大喜，撫其背曰：公真壯士。後聞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爲赤帝子，斬之。季因呼鐔爲赤霄公，間與季匿芒碭山，上常有雲氣，蓋鐔所致也。沛公旣入關，宴鴻門，項莊將擊之，鐔隨項伯舞蔽沛公，獲免。卒從沛公定三秦，滅西楚。鐔功居多，上卽位，封舞陰侯。時樊噲封舞陽侯，與舞陰同郡，俱食五千四百戶。然鐔意怏怏不平。曰：生乃與噲爲伍，鐔爲人，銳鋒鏃，常口傷人，尤不喜儒。高祖見諸

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罵曰豎儒鐔亦目攝之諸客潛伏自廢故人多怨鐔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鐔往往擊庭柱中山侯毛錐叱之毛錐者故中書令穎子也鐔怒曰尖頭奴請與子論功可乎錐曰可鐔曰奮三軍威百蠻舉旗斬將一以當千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鐔曰揮浮雲指落日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鐔曰刺上相劫強侯喋仇人之血斬佞臣之頭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鐔曰三者皆出我下叱者何也錐曰夫收拾圖籍吾佐蕭何運籌帷幄吾佐張良稱說詩書吾佐陸賈制作禮樂吾佐叔孫通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於是鐔默然上笑曰守成之功鐔不如錐朔業之功錐不如鐔且吾起豐沛百戰取天下左提右挈微鐔之力不及此乃益封千戶詔鄴侯上殿鐔得偕焉久之海內罷兵上遇益疎鐔自傷閒廢日夜悲嘯上疑其謀反錮之室中竟鬱死謚剛侯子鏐代侯坐殺人國除鐔之裔傳至晉居武庫失火遁去不知所之嗣遂絕而同時在豐城者干將之後爲干氏莫邪之後爲莫氏與

張華雷煥游華煥沒並沉於延平津。太史公曰。司馬遷傳高祖功臣。而不及金鐔。何耶。或曰。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雖然。天下匈匈。大盜公行。使鐔在。盡斬若屬矣。

宋轅文曰。作小傳者。多子虛亡是之說耳。此皆以實事敘入。而趣致飛舞。其插樊噲毛錐二段。更出意外之奇。龍門復起。不能贊一辭矣。

王丹麓曰。純用史語鋪張。若初日芙蓉。光華四溢。

修鸞小傳

蔣玉立

鴛湖有修鸞氏者。字青書。有聲平康。具志節。不輕許人。善歌舞。負白雪繞梁之譽。富貴人不敢狎之。狎之輒挾徐夫人七首相向坐。是益落落寡與。武塘秦生抱凌雲之才。數困頓不偶。時有宋玉東牆之窺。生每正襟危坐。以謝之。春明之暇。往往作陌上遊。芳草落英流鶯乳。燕不禁多情。與姬遇于鴛水之湄。一見目成矣。卽策馬走狹邪。典鸛鷖。醉十日而返。而終身之約遂果。越歲之秋。國亂作。姬告生日。天下從此多事。

矣。妾擇人而事。心鄙繁華。願依君子。蔦蘿永托。蘇小莫愁。伊何人也。乃得芳名千古。卽以青玉案爲贈。生亦不輕爲人言也。生性溫雅。每束于慈命。且恐入宮之妬。遂築別館貯之。地在蓮渚東。盜賊蜂起。覘生虛實。及盜入室。見姬幽貞。義不敢動。且姬以計給盜。計脫。生詞意激切。秋毫無取。以是賢聞堂上。生奉母命。遂與正娶併爨矣。誕一愛子。旋復病殤。姬卽感傷成瘵。居半歲。正娶以疾卒。姬之痛哭。守制如喪所天。事生益加縝密。其御下也。豈遂有小星三五之嘆哉。積困不起。生力訪名醫。而刀圭無効。一夕泣謂生日。我其鬼矣。世無秋夫。安望療乎。可急定後人。使我稍與周旋。弗令後日謂新人不如故也。生泣謝。強可。姬卽爲生具聘。聘一閨秀。定情之夕。諄誨慤勤。囑以善事。夫子。余箕帚未了事。一旦付汝。生非鬱鬱久居此者。異日富貴無相忘。其視生也。彌深綢繆眷戀矣。一慟而絕。生悲不自已。令樵李黃生傳其像以永之。後三日。生夢姬乘青鸞赴瑤池之會。云西王母以翡翠扇之。役見屬。不久當復相尋。俄而知其夢也。丹丘子與生

爲大小阮。旣聞其槩。安敢不爲之傳。後數年。生應選。成進士。每遇友生。輒悲悼。不置。述姬平生。集弔挽之。什百家。以貽彤管。

外史氏曰。嘗南至西陵。過蘇小墓。爲之三嘆也。松柏同心。青驄油壁。咄哉賢婦人哉。以予所稱鸞姬與秦生。相與有成。初以色事人。後遂以烈終遠。愧執羔委贄。自托推移。取媚苟容者。不亦異乎。若生悼亡神傷。永賦朝雉。得志不忘所愛。以之交遊天下。無慚指松誓水矣。

徐野君曰。青樓之中。乃有鸞鳳文之鄭重。固能不朽其人。

王丹麓曰。淒清嗚咽。不啻中宵哀雁。五鼓悲笳。

小王生傳

徐士俊

小王生者名鼎字用和武林瑞虹公之冢孫丹麓之
長子也母陸氏係廣文茂林先生之少女於蓋思高
仲為女弟行用和生五歲而母歿攷其所生之年在

順治十年之九月廿有一日

蓋癸巳癸亥
癸丑癸丑也

祿命清奇

器度端重見者咸嘖嘖謂昌大王氏之間者必此人
也六齡入小學屆於歿之年纔十二歲惟以柳靖公
為師聰慧性成喜讀書講習便能了了行文亦時露
新穎為祖父所鍾愛見父若師時有吟咏意欣然欲

效之。以方習舉子業，禁勿學。一日，父啓其篋中，得私咏二句云：無情風雨過，花落不成春。宛似唐人風致。初亦驚喜不意，遂成後日之讖也。家故有霞舉堂，多名人往來。當八九歲時，曾陪侍施愚山林鐵厓范潞公。王于一鄒詩士諸公，揖讓周旋者竟日。能盡禮而退，舉座罔不歎賞。曰：真王家兒也。其胸中亦恒以古人自期。偶讀陳情表，謂祖父曰：兒他日亦當如李密以報祖父。祖父喜之甚奇之甚。尤善事後母。鄒能得其歡心，不啻已出。聞玫瑰開盛時，日以私錢令小奚購數朶奉母，率以爲常。他皆類是。其友愛幼弟，孺殊篤。誦讀則爲之正差訛，臨書則爲之整筆研。出入必扶持之。棗栗餅餌，必讓弟多取之。孺字大受，亦陸所出也。祖若父望兩兒之成人也。甚亟。故幼而皆命以字焉。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則舉大學集註中天天少好貌一語爲證。以爲天字讀作上聲，卽殒義也。何其穎悟若此。然而與風雨落花之句同爲不祥。平時父或他出，必屢詢還期。俟旣歸乃喜。其至性然也。且精彩素旺于弟，無殤理。忽一日而疾作，遂不起。或傳



原件短缺

P26

其以夏月多啖生桃致災。豈前身爲神仙中人。卽從桃實成解脫者耶。母哭之極哀。數至暈絕。日兒且從汝母于地下矣。奈我何。祖若父不忍忘。爲之繪小影。乞輓歌。供之書齋。往往動友人之歎息。

野史氏曰。童子鴻不因人熱。一語最爲千古美談。及觀韓昌黎作張童子序。喜其年少科名。復勉之以進于道。可云不負其年者矣。至讀杏花零落寺門前之句。未免酸鼻。今以丹麓之交情。而贈殤子以筆墨。誼固應爾。其亦傷心也哉。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道人姓高氏。名隴。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于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瞶瞶然者。棄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旣事蹙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闖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知事不可爲。夔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淡矣。自以遭時不偶。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籜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滂。居沉于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鋤。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盡携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圍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溉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白哲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于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簷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遙來如

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于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嘻然笑而不答。

王丹麓曰。摹寫蒼涼。往往迴風舞雪。

欠菴傳略

朱一是

屠曠曰。予識欠菴爲人。年二十七。始遊梅里。又十年。攜家居焉。貧常乏食。服釋氏服。乞食于蕭寺。後七年。時時還儒服。去來于濳溪。跡無定間。以問欠菴。欠菴曰。濳溪吾家也。嚮者予有叔母。收濳溪之穀。稍給旅食。予無內顧。遂逃禪。今母亡。予歸不得已也。王庭曰。欠菴之家在海寧。少且壯于寧。濳溪其始生地。曹元方曰。予嘗與欠菴同舉于鄉。又同爲諸生。蓋儒而能文者。或謂之處士。或謂之僧。今之欠菴。非昔之欠菴。

也。范驥曰：欠菴爲諸生工論文。歲論一二書懸國門。紙湧貴。海內儒生率以欠菴意嚮爲指南。驥嘗與共事。識其詳云。張華曰：欠菴苦節士也。少孤貧。取館餼養母。其于祖父母亦然。欠菴曰：吾貧。張子猶未知也。吾館于葛氏。一日歸。廚無握粟。僅餘糠粃三升。雜以鶩腸菜作餅。予及妻妹對食。味苦澁。妻且咽且吐。惟食母以四粉果。母半與幼妹。易餅食之。曰：兒誠孝。是亦甘旨矣。姊婿祝緝季聞而嘆曰：賢哉朱子母。又屋梁間。月懸錢四百五十文。凡三十塊。買薪。日不再火。夜無膏嚮。晦輒息其事。細予不告人。雖張子未知也。查繼甲曰：欠菴子婦兄。欠菴女兄弟及從女兄弟。凡七。嫁由欠菴。欠菴曰：吾亦嘗嫁女矣。不忍令先人女薄於吾女。憶五舍妹嫁胡時。手足拮据百餘日。嫁之夕。心忡力竭。仆牀不能起。其後妹以孝烈終。不吾負也。屠曠曰：子有叔父撫爾恩乎。曰：然。然不幸早世。惟叔母猶母也。助予凡三十年。恩莫厚焉。予自有生。喪葬大故。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凡六年。四十以前。無時不哀毀號泣也。欠菴嘗遊京師。謂張標曰：時事非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標以待詔。留京師。相與涕泣而別。欠菴謂王庭曰。吾與子渡江。將渡。庭望洋而返。陸圻曰。予從欠菴于江南。方略血。予欲藥之。不受。引予。跣足行數十里。迷失道。饑甚。得符氏子。止宿而食之。范路曰。予從欠菴居甬上高梧山。食麩麥橡標及薇蕨。冬十一月。衣葛衫。間遇虎狼盜賊兵革。瀕死者數。卒不死。昇曰。吾叔携家之杜魯。一夕遁去。舉家餓。四明山中。微昇歸無時矣。叔何忍也。黃宗羲曰。非忍也。欠菴去。吾甚壯之。曷爲乎歸來。欠菴曰。歸來。予罪也。申酉之歲。予嘗祈死。不死。而病時時狂走。告叔母曰。棄吾室家。母能撫之乎。母許曰。諾。旣而遇盜。將絕。朱氏之孤。母哭招予。是時也。行遯不終。非母食言。某實有罪焉。欠菴旣歸。問道于古南牧雲牧雲。曰。子之才。揚宜遵晦。名汝恒晦。厥字養明。汝其識之。他日。又謂欠菴曰。子之學道未也。文章已工。惜哉。爲文士也。欠菴曰。身隱矣。焉用文。欠菴嘗遊于蕙江。蕙江父老識欠菴。相勞苦。欠菴乞食于揚州。與高暉郭士璟爲友。時聚酒徒。梁以柝等六七人。狂飲。卜夜歌且嘯。欠菴

歸自揚。入門見二子。願愚願爲。嘆曰。嗟乎。孺子可教。予教不能也。戴天培問曰。子之門弟子數百人。有教無隱。何靳乎。愚與爲。欠菴曰。吾血衰矣。而髮鬚蒼蒼。而視茫茫。其終爲左丘明張文昌乎。二子賢不肖。行聽之矣。他日謂願愚曰。名汝曰愚。愚則食福。謂願爲曰。名汝曰爲。亦願汝有爲也。然勿以汝父躁妄而速愆尤。欠菴謂屠焯曰。予欲返僧服。從牧雲遊。惟愚也。爲也。穉。低徊久之。雖然。予安能鬱鬱居此乎。永康曰。叔不能教子。而作家乘。何歟。曰。敬祖宗也。祖宗有隱德。而不傳。予懼焉。故以一日未去之身。皇皇敘之。楚人王世顯謂欠菴曰。子昔號近修。何更也。曰。先君子初命予季修。後予自署近修。山中諱姓無號。人但曰林居士。禪林曰。養明子。濼溪曰。濼溪下農。梅里曰。梅溪旅人。晚而自署。又曰。欠菴號以地。遷以時。遷蓋不一稱也。徐昶曰。欠菴何義歟。曰。未能爲子道也。陸嘉淑曰。予初見欠菴時。頎而豐。韶風儀。今其面瘦黑。其鼻赤。其目單眇。以語王紹隆。紹隆曰。若欠菴者。予不知其所終焉。

王丹麓曰。是變體。亦是朔調。可名安石碎金。

祈雨文

代督府張公

侯方域

某聞天生民而明以寄之。岳牧幽以寄之。社稷百神。其有疾病水旱。則岳牧爲之請。命於君。百神爲之請。命於天。其義一也。今某謬爲國家領岳牧之任。實與神共事茲土。而五月不雨。三農之失其業者。號呼之聲。日徹於耳。某心竊憂焉。至廢寢食。則神之憫之可知也。然而某久禱而不應。何也。豈神固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爲之請耶。或請之而不許耶。或某之不職。已夙獲戾於神。而茲又禱之。不以誠耶。夫果未知之。

王丹麓曰。是變體。亦是朔調。可名安石碎金。

祈雨文

代督府張公

侯方域

某聞天生民而明以寄之。岳牧幽以寄之。社稷百神。其有疾病水旱。則岳牧爲之請。命於君。百神爲之請。命於天。其義一也。今某謬爲國家領岳牧之任。實與神共事茲土。而五月不雨。三農之失其業者。號呼之聲。日徹於耳。某心竊憂焉。至廢寢食。則神之憫之可知也。然而某久禱而不應。何也。豈神固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爲之請耶。或請之而不許耶。或某之不職。已夙獲戾於神。而茲又禱之。不以誠耶。夫果未知之。

此段從
因論朕

是無神也。知吾民之顛連如此而不為之請，是神溺其司也。若其請之而帝不許，是必且仁愛化為慘刻。尤某所不敢信也。或某之不職與不誠，則殃咎宜加某之身。而又何與乎斯民也。凡若此無一可者，神必有所以處之矣。某敢不蠲潔以待命。

徐恭士曰：愷切而嚴正，方是祈告之文。

王丹麓曰：故設疑城，正是文心曲折。

告井神文

有序

侯方域

壬辰七月，侯子鑿井於西堂園，婦汲焉。神有憑之者曰：爾胡不祭我，將攝爾魂，蹶爾魄，言畢而仆。侯子奠酒三盃，為文以祝之。婦是夜甦。

某之鑿斯井也，毋亦聚族而飲神惠也。匹婦何罪之有，不腆蠲烝以告神歎。主人既已知之矣，神而黷焉，其若之何。若其非神之為，而妖或憑之，是用疾降威。誕昭厥德，不然某且是堙，是塞其又敢邀惠於神。

不登一符
董千鈞

買靜子曰。辭令是左氏能品。
王丹麓曰。筆力矯健。霜氣稜稜。

反送窮文

吳嵩胤

丙申正月。虞子北征。假館獨寐。夜將向晨。忽有嘯於
戶者。啓蓬樞而視之。有丈人焉。縫掖葛屨。尺穀爲幘。
抑若不足而低回四顧。中立不倚。對之秩秩。虞子乃
進而請曰。君何爲者。予持斧擔簦。周道馳驅。談言寡
合。皆有棄于予者。觀君之顏色。似非有棄于予者。君
何爲者。丈人曰。吁。予亦遊世久矣。術虧五就。道乏三
遷。寄形何有。棲心恬澹。蓋有窮氏之裔也。今欲迺人
以幾先。反被誣爲不祥。或見噬於桀犬。或抑掄於鬼

謁聞子達者。思一締交可乎。虞子乃設酒與脯。長跪以進。曰。予自睠焉往事。禾秀離離。憂心行邁。世莫我知。斯亦已矣。君不遐棄。中心願之。然聞君世系極遠。族類實繁。夫既與世落落。何爲終日棲遲。請道其詳。乃敢定交。丈人曰。唯唯。洸穆之初。未有生民。天極北陷。地維南拆。實惟吾元祖所自出。四埏之外。八極之表。日月所不到。霜露所不經。乃吾族類蕃焉。是時也。職任不宰。判渙優游。于胥樂兮。厥後有巢爲政。烹飪而食。蠶織而衣。乃有梁肉。與驕奢爲期。而驕奢與死亡爲偶。帝天憫焉。爰命予衆。通其滯。累疏其愆。尤俾獲定。靜帝嘉厥功。比于稷禹。是以務光之淵。首陽之巔。惟吾往來。繼而田于有莘。漁于渭水。彼皆不終。吾乃棄之如遺。世皆蚩蚩。反來予憎。予實憎之。顧爾就子。虞子曰。吁。君之所謂窮。非予之所謂窮也。今當極窮之變。反窮之歸。理有所不禁。事有所必經。將與子擇術焉。世有鈞駟不具。則乏足。輕煖不具。則乏體。膏粱虧而藜藿是悲。便辟去而踽涼是惜。吾將與子舍此蹶蹶。適彼無何有之鄉。循周穆之遺觀。白雲自出。

弱水之西。輕不浮羽。舟車旣絕。乃駕髯飛之鳥。載翔載翔。途窮何泣。歷少昊之區。登大人之堂。鳥獸歌舞。不稼不穡。胼胝旣虛。乃乘咫尺之魚。獵于滄海。簞食何俟。無衣無褐。卒歲計矣。爰有汎天之瓠。蒼梧之野。民實衣毛。經績不事。吾乃以日爲沐。以月爲浴。明霞是披。庶免乎伎求。鑽燧改火。宵處者急矣。爰有源澤之區。百獸莫處。梅梅晦晦。魚膏繼晷。吾乃以視司晝。以瞑司夜。真見實知。庶免乎依光。至始箕子將伯之助。隨嗟乎。風雨之遺。世態若是。其變也。吾乃陟崑崙之巔。元圃所在。友安期而侶王喬。乘白雲以至。帝鄉俯觀斯世。兀兀何之。若是者。人以爲窮也。而吾以爲非窮也。至於輪奐未構。而棟橈是憂。郟車方載。而隕輔是懷。黼黻章而塗炭。懼汚貽謀。新而怨恫。卽隨其道。乃窮矣。丈人曰善。子能至是乎。吾將與終身焉。乃再拜相將而無去。

田髯淵曰。每讀榮啓期之論。謂昌黎送窮。未得孔顏樂處。得此文。足以叫醒迷夢。

王丹麓曰。議論踞其絕頂。是以朴而彌華。

放憂文

陳廷會

作噩之歲。予離愁畔牢。怵鬱而無與語。有恬愉丈人。衣羽衣。持玉杖。儼然詣焉。予揖而問之。丈人曰。觀子之玉貌。黧而未光。其語言抑而未揚。子豈有所病乎。不然。何其頽喪也。余答曰。唯唯。否否。予非有所病也。予苦憂。丈人曰。憂爲何物。而能苦子。子試爲我狀之。予答曰。憂之爲物。肇自荒古。棲于神明。不居廬宇。動靜咸伏。牽連行止。不煩紹介。儵忽而至。落託偃蹇。甘與貧伍。聖賢之徒。遭之勿去。故唐厄洪水。憂謁放勳。

紂囚西伯。憂奔玉門。天乙旱禱。憂來剪爪。周宣厲躬。憂爲慙慙。仲尼畏匡。憂紀春王。子思圍宋。憂作中庸。屈原被讒。憂赴汨羅。賈誼上書。憂成鵬賦。以至陳思。叩元靈而求釋。孔融悲孝章之不年。凡斯之類。更僕難數。憂來憂來。不可斷絕。且其賦性堅僻。不近物情。娛之以韶莖之音。勿聽玩之。以黼黻之章。勿觀嘉肴。陳于前而勿旨。美女侍于側而勿適。蘇張之辨。勿能攻。孫吳之術。勿能擊。雖有合歡。不足以忘。雖有醇醪。不足以消。枚乘無所容其發。扁鵲無所投其劑。丈人豈有意爲僕放之乎。丈人粲然而笑。釋杖言曰。僕固知先生非有沉疴積疾。可以湯熨鍼石起也。僕有禁方。請爲君陳之。然慎勿泄。僕告先生言也。今先生遭遇困阨。羞與俗俱。抱仁懷貞。戴規履矩。非曾史之法。行勿行。非周孔之法。言勿語。持方枘而入圓鑿。其誰忍與子爲徒。憂非能苦先生也。先生徒自苦憂耳。今僕施子以放浪之劑。飲子以任誕之漿。刺子以恹悅之鍼。灸子以猖狂之方。補子以駘蕩之丸。調子以優游之湯。卧子以排調之榻。適子以不羈之堂。使箕生

與子散髮而歌。陸通與子佯狂而行。中散與子薦養
生之羞。步兵與子制。適情之方。塞聰明而躑躅。置理
亂而徜徉。于是僕本固陋。硜執爲守。聞言主臣。不知
所對。衆憂忽聆。灑然自退。

衛永叔曰。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天不可寄。地不可
埋。而文人筆端。放之有餘矣。

王丹麓曰。全做釋愁文。而用筆新妙。不見痕迹。宛
似倩女離魂。李夫人入幕時也。

嘲足文

朱一是

乙酉三月。予客虞山。腓痛趾蹇。不良於行。扶于筇。手
于人之肩。蹙蹙不能以寸。輿疾還里。坐匡牀。百晝夜
叫號焉。不愈。爰熟眠。詳摩呼足。而厲詞嘲之曰。爾足
之病予甚矣。自予負形而生。百爾頑拙。爾足獨捷。百
爾厭倦。爾足獨健。小步若飛。人不追及。大步百里。不
必永日。以此窮年。營營矻矻。今爾何爲。痛酷若斲。孿
結不伸。墜下如石。風滯痰凝。厥由不測。智遜于葵。術
爾無術。愁苦憔悴。囚于一室。嗚呼噫嘻。則非由玉。臏

豈爲兵智不鮑莊。勇不鉏強。嬖不孟縶。貴不衛輒。良
趾咸股。實同顛折。后夔一足。鑿齒半丁。予獨全廢。病
莫能興。其又何以伸王弘之座。躄平原君之門。自今
而後。與爾足約。不禱于神。不傳以藥。鍼砭不施。艾火
不灼。療我則倖死。我則命。遄則三日。淹則浹旬。氣不
通順。痛不平寧。誓將操刀從事。剗肌斷筋。血流滂沱。
氣絕以死。猶愈于顛連踣頓。不能引伸也。予于時舌
敝氣塞。惚恍假寐。若見二足侏儒其形。長跪涕洟。頌
寃獻箴。啾啾喁喁。微聞厥聲。曰甚矣哉。子之狂惑而
少恩也。爾我一體。豈有分形。子欲自賊。剗肌斷筋。實
實子命。我同子盡。况如子言。子誠不察。頑拙廢怠。我
獨健捷。有功無罪。歷歷可說。子弱冠時。貧困不支。我
爲奔走。以餬其口。療子之寒。饑子樂交遊。遠歷四區。
不舟不車。并無僕夫。我則蹇蹇。匪子之故。胡爲乎塗。
泥子困省試。我遭三刑。一上公車。我更竭蹶。北極幽
燕。南距百越。八千里路。去來跋涉。登席不鞮。跣地不
履。曳于長途。躓于高壘。毛落于脛。繭在于趾。我唯下
走。敢辭辛勤。心爲神宰。何爲昏昏。手病無援。口禍不

閭眉不軒舉鼻忘穢馨亦耳亦目不聰不明一身之內唯我艱貞子年日富精竭神衰血不華色黯淡可哀子犇四方不知休息時異俗遷人懷叵測翻覆雨雲風波咫尺不躡于山亦躡于垤滅趾折足其突其忽如形逐影徒勞汲汲漏盡夜行殃愆將及我是以屏氣負痛以身爲諫欲吾子閉門扃鍵息交絕游銷蹤藏迹抱膝高樓終天年而頤隱德也子乃譏譏憤激欲操刀從事乎子則何辭請子三思三揖而下子乃瞿然覺寤喟然嘆興曰嗚呼噫嘻子真狂惑少恩哉敢不聽命載清載靜戒其奔走允堅厥守然子性麤豪不忍寂寥尚期爾足展動遊遨幽林僻壑獨往逍遙貧無陶潛之藍輿逸有顏觸之安步生空谷之足音誓不改乎此度子不敢爾嘲而爾祝也爾足實聞予言須臾果油油然氣順痛平越三日而良于行如故。

王丹麓曰奇橫似柳州起廢答等篇中有至理使人首肯。

戒折花文

王 暉

蓋聞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艱難若此。狠藉何堪。故崔
苑立。護風之幡。保李桃於終盛。宋家有抱哭之姬。俾
荔枝之獲全。雖顏色無常。究歸寂寞。而芳菲能惜。始
號風流。乃有寓目園林。漫加攀折。或托言上供佛座。
或藉口備玩書齋。或未暇賞心。先欲遺諸室婦。或陽
爲解事。陰示意於奚奴。醉後更肆其顛狂。花朝每遭
其凌賤。甚而踏梯上架。乃至俗不可醫。破壁踰垣。動
稱偷不爲賊。尤可恨者。一對已去其半。尚謂枝披而

心不傷。滿掬莫遂其貪。還嫌粉褪而香猶在。此愈呼
則彼愈摘。園丁實苦於法。末如何。今日去則明日來。
主人直不知計。將安出。痛黯淡而魂消。月下果奚爲。
哉。視飄零而腸斷。天涯良有以也。我輩居恒抱牘學
詩。已識草木之名。夙負憐香把酒願。除風雨之妬天
下之美。當爲天下惜之。眼前之春。第向眼前留。却彼
無知之童穉。固欲昌言。至特色之嬌嬈。尤宜曲喻。若
妄損一枝一葉。便傷伐。對之仁。倘竟符三熟三偷。亦
罹砍。桂之罰。方長弗折。願人人同有是心。微笑若迎。
望處處並存其愛。庶開樽和月。端伯有友。堪娛卽閉
戶。窮居和靖。得妻足伴。云爾。

徐野君曰。花間大主盟。語語真切。不徒以香艷爲
奇。花神有知。又當以百花膏投贈王郎。駐顏久
視。不使崔處士獨擅佳名耳。

張步青曰。情勝趣勝。翻欲搖動花枝。以此見三寸
青鏤。爲玉宸君之所甚惜。

花神彈封姨文

尤侗

惜春御史管領錦官城事。臣女夔稽首言。臣崛起蓬蒿。叨沾雨露。紆青拖紫。佩玉懷金。下帷天子之宮。待詔后妃之苑。未央殿內。坦腹三眠。太液池邊。回頭一笑。恩承累葉。澤及同根。宜辭匪種。之鋤豈受當門之伐。今有吼天氏封姨者。性成少女。天斜兇比將軍。跋扈蘭臺。宋子曾笑爲雌。淇水莊姜亦譏曰暴。夫人林下吹柳絮。以紛飛。宮女歌中翻木葉。而盡落高臺。送遠縹飛燕之榴裙。曉夢催妝。驚壽陽之梅額。至於臣

居東土。遙隔馬牛。奚爲彼號南薰。役使草木。朝雲暮
雨。年誇十八。風流。堊玉埋香。心如三千粉黛。借一百
五日之勢。播二十四番之威。書吟驚鵲之鈴。夜擊移
春之檻。飄搖玉葉。雕琢金枝。四香閣粉線摧殘。一捻
紅脂痕零落。侵玉奴之步蓮。睡難成。舞小蠻之腰柳。
眠不熟。貴妃姊妹九迴。斷腸杜鵑。君臣兩行。啼血河
陽一縣。俱成席捲之場。金谷滿園。並屬披靡之地。東
風緩。西風急。胭脂國沼。作空桑南枝。暖北枝寒。芙蓉
城墟爲烏有。若清友。若雅友。若名友。若艷友。九族同
彝。不恤芝蘭舊譜。如仙客。如野客。如近客。如遠客。一
網打盡。誰思桃李公門。楊家子。陶家子。李家子。婆婆
顛。頽。悵。委地之翠。鈿烏衣郎。綠衣郎。金衣郎。格磔呢
喃。悼成煙之紫玉。試問東宮學士。何處鋪裯。卻教西
苑佳人。徒勞剪綵。淒淒枯蠹。空生司馬之憐。小小春
風。合受羅裳之罵。臣蓬因麻直。李代桃僵。紅顏薄命。
可勝綠珠之悲。赤芾傳家。竊痛青衣之辱。石尤寒膽。
難求二月之幡。舶棹飛魂。欲變三山之草。敢操木筆。
略訴葵心。恨視人如草菅。毒甚批根。念言事非風聞。

語殊捉影。伏乞詢於菑莠。採其葑菲。戮飛廉於北海。逐爰居於東門。務遵五日之條。勿犯三春之令。庶使薔薇含笑。青棠合歡。霜菊延年。露桃銷恨。梔子縮同。心之帶。丁香解。百結之眉。木槿欣。荷於朝。榮金錢息。嘆於夜。落則濯枝等惠。結草啣恩。敬伏青蒲。不勝躑躅。

王丹麓曰。彩毫之內。疑有吸華絲助其藻麗。

戲彈天孫封事

錢 棻

臣聞離次有罰。吳剛見謫於斧柯。無欲雖難。玉清含羞於杵臼。天孫分精紫落。隸職錦杼。冰紈霧縠。闐闐賴其文章。瓊琚天襄。挺宇傳爲新樣。當此白露初團。風心散萼。帝需補袞。時藉絲綸。政宜濯波清漢。粲黼黻於三秋。製美編珠。浣璣組於九野。而乃鵲馭方成。俯同卓女。雞鳴言邁。酷類田文。月似銀船。遙渡凌波之襪。星如玉盃。驚看濺水之裙。九華燈暖。光耿帳前。百和香勻。馨來幄底。非神女而洛川。解佩異幽夢。而

巫嶺行雲。寶璐舒文。恣清歡於天上。金梭暗擲。喧密
約於人間。以致浮瓜沉李。散粉空庭。結綵登樓。窺絲
蛛網。驪山宮畔。太真訂夫婦之盟。百子池邊。戚姬奏
于闐之舞。宋帝穿鍼。變生瓊幄。柳州乞巧。戲播詞垣。
淫靡漸扇。虧玷實多。臣謹案天孫迹麗清都。魂縈情
海。隔河遙睇。疑聞微嘆之聲。望月驚奔。又恨別離之
促。支機綺石。漫界漢槎。繡幄駟車。輕傳唐將。經緯無
聞。徒學驚鴛之繡。衣裳在笥。但飛青鳥之書。貽羞天
關。宜致刑章。再案牽牛貞愧魯男。淫同楚玉。逃債無
臺。盈盈望斷。填橋有約。馥馥方來。負軛服箱。輒抱債
轅之懼。遺簪縮帶。偏耽倚玉之情。所當並付貫索。以
肅紫雲。

王丹麓曰。分七襄之巧。申三尺之條。使天上精英。
亦畏文人筆墨。

甘蕉辨修竹彈事

嚴胤肇

南園待罪臣甘蕉奏言、今某年月日、被御史臺符下、有淇園長貞幹臣修竹、淮澤蘭萱草所訴、并江籬杜若等、勘詞相同、行臣申奏者、臣蕉僻處幽遐、生居南服、頗思清蔭、向號綠天、素聞修竹勁節、虛中拂雲、干日雖未接枝柯、殊深景慕、至於澤蘭萱草、能爲王者之香、實有忘憂之用、與臣鄰近、尤欲栽培、故臣望夏舒條、當秋隕葉、將使疾風暴雨、臣獨受其摧殘、赫日炎威、彼不經其酷烈、若乃涼颺徐奏、則墜露時零、畏

景南馳。則秋陽不隔。臣旣身當憂患。備極苦心。蓋仰
體上天玉成之仁。欲滋王人茂對之化。緣蘭萱等急
於朝華罔思晚節。昧臣遠慮。反謂貪功。江籬杜若。雖
皆芬芳上質。未知愛惜弘慈。所以妄有陳辭。交相詆
怨。修竹但秉孤貞。不加深察。假令蘭萱所生。後凋在
望。則冬夏長寒。傾陽居前。則曦暉永絕。安能香生待
女。花號宜男。府怨更深。譏彈不免。卽令修竹與臣易
地而處。保護蘭萱。計無出臣右者。若乃蘭萱地居清
曠。覆庇全虛。誠恐浩浩湘流。空下靈均之淚。杲杲日
出。徒吟自伯之詩。必且孤根憔悴。綠葉凋枯。然後思
臣悔之晚矣。但臣旣被言。身當引退。乞將臣罷斥。踈
遠。編置籬落。養成修竹。棲鳳之材。以俟化龍之效。使
澤蘭長滋。九畹萱草永對北堂。杜若江籬。各備芳洲
之選。臣雖翦伐。亦所甘心。謹奏。

王丹麓曰。辨若燕鶯之舌。墨凝龍麝之香。

游山檄

張汝霖

康樂伐山搜奧。尚遺雁宕之奇。太白結想尋幽。僅游
天姥之夢。蓋境趣須緣。若風流有待。當茲芳日。偕我
同人。幸生巖壑之鄉。可負登臨之興。人兼濟勝。山不
厭高。情之所鍾。僻林可供杖屨。心苟不染。道人儘聽
絃歌。瑞草橋邊。能飲酒。一十五。瓊東坡老政。是酒人。
蘭亭圖上。不成詩。一十六人。獻之輩。何妨詩侶。無聞
弗探。有約必來。寧損騶輿。莫驚猿鳥。多傾鑿落。無恥
併壘。竟日忘歸。經旬不返。豈俗物能敗人意。惟昔賢

先得我心。借金谷之飛觥。布山陰之游檝。

王丹麓曰。挾豪興以成文。半幅溪藤。覺有煙霞萬斛。

討蚤檝

尤侗

夫虎豹在山。虞人張網。豺狼當道。豸客埋輪。誠惡率獸而食人。豈容寢皮而剗肉。未聞牙爪橫行。肘腋之間。遂見干戈變起。衣裳之內。有如蚤者。賦形么麼。稟性跳梁。憑寸喙以毛求。據四肢而血食。無小無大。恃鑽刺爲生。涯倏去倏來。借彌縫爲逋。數十圍革帶。幾遍周流。七尺冰肌。徒供醉飽。芒刺在背。常捉原憲之衿。剝牀以膚。不煖仲尼之席。加以蜂生翠帳。燕啄鸞裙。翻被底之鴛鴦。驚枕中之蝴蝶。偷香竊玉。西子以

之。顰眉倒衣顛裳。曹綱因而挿手。痛矣針心之女儼然入幕之賓。嗚呼。虞集誅蚊之賦。義著旌旗。張詠罵蠅之文。聲嚴金鼓。然夏飛而冬伏。或暮往而朝來。搖扇能驅下帷卽蔽。獨爾四時皆備。五體相投。雖揮塵而不知。豈拔劍之可逐。石尉千層之障已入。三分董威百結之裘。遂穿七札。乃至族出蟣臣。行殊佛子。藏龍圖之袖。偏逃景略之捫。游步兵之禪。巧避紀昌之射。韓昭侯大索十日。終爲漏網之魚。卞士蔚小賦一篇。未盡穿天之蠹。攷其名號。僅存抱朴之書。幻作妖祥。解讀阿房之賦。此三百六十種之蟲。不齒其類。而二百四十年之史。未討其辜者也。方今堯舜垂裳。義皇高枕。螳軍搏擊。蛛相經綸。豈容卧榻之旁。他人鼯睡。况棄膏腴之地。小醜并吞。爰整甲兵。用推牙將。分掠股肱之郡。合糾唇齒之邦。運籌帷幄之中。過師枕席之上。握拳透爪。麻姑奮其先登。嚙齒穿齧。樊素司其後勁。淮陰水戰。一勺橫尸。諸葛火攻。半篝流血。蠻爭觸鬪。難逃鵝鴨之軍。鼠竊狗偷。悉伏爽鳩之法。不待鶴鷗之捕。務同螻蟻之擒。毋貽噬臍。早圖革面。

曹子顧曰。楊升菴平蚊露布。膾炙人口。此檄巧乃
十倍于寶鬼之董狐。展成蟲之陳琳矣。
王丹麓曰。巧語如環。蟬連不斷。

射潮檄

黃敬修

蓋聞聖人出而百谷安流。王者興而四瀆順軌。毋或
汎濫。曷敢衡行。今者黃河載清。六宇寧謐。共慶有道
之世。毋犯不庭之誅。惟爾浙江潮。勢甚廣陵。名竊羅
刹。錢塘一帶水。忽澎湃而奔騰。龕赭數峯。青竟懷襄
而滅沒。覆行旅之輕舟。嚙陂塘之永利。豈無守土恣
爾滔天。是用採東南之竹箭。利若太阿。選西北之精
良。猛如虓虎。機發而山岳爲倒。矢飛則神鬼皆驚。肅
將天威。滅此朝食。復念爾外剛內柔。安行卽資灌溉。

之利故。今我後兵先禮。逆命姑施。文告之詞。苟能歛爾滔滔。返夫澆澆。仍當秩之嶽瀆。祀比日星。如或倚海。若以跳梁。恃馮彘而鼓釁。三千水犀。甲雷震層陰。十萬伙飛軍。風掃積籜。錢鏐之已事。可鑒。伍胥之橫怒。曷施。聖恩麗日。識務者來。王帝命凜霜。後時者無赦。

陸麗京曰。華如春綺。凜若秋霜。四傑之名。構也。王丹麓曰。文心如湧潮。不律成勁弩。

樂志論

王潞

予讀仲長統樂志論。而心非之。以必如是後樂不樂。從此始矣。我願田如負郭之半。桑減成都之三。修竹吾廬。曲水環界。拳石爲山。容吾長揖。不拜盆花。作供已覺。美人爲隣。登高長嘯。捷若飛猿。強飯捉刀。健如黃犢。戮力詩執之場。君豈敵手。廁身屠釣之列。我非狂生。入室則大家團圓。高年無愁苦之容。出門則意氣聯翩。親朋贈有益之語。更或較晴雨于圃農。寄新懷于草木。放浪形骸之外。無智爲師。精心術數之書。

之固疑乎大
子山小五小
蓋古藏書
家

獨驗自喜。妻孥紡紝。既足佐讀書。兼供雅客。奴僕樸
邀。固知奉約束。兼體素風。樽不能保其不空。而清酒
可酌。句不能信其必佳。而萬戶自遜。同白雲之歸倦。
枕卽吾肱。追昔人之豪遊。膏能繼燭。開卷有益。不待
五車二酉之藏。典到卽書。安取蠻箋石燭之異。得失
之事。固不經心。理亂之言。并難入耳。人生至此。不唯
不愿入帝王之門。當更不願有神仙之目矣。以吾視
仲。固非取法乎上。抑豈僅得乎中哉。

王丹麓曰。說真實受用處。淳樸可喜。

命論

尤侗

或問於予曰。昔王克有命祿之篇。李康有運命之論。
子以爲是耶非耶。予曰。客奚問也。或曰。夫所謂命者。
貧富焉。貴賤焉。死生焉。盡之矣。然而淫人累千金。賢
士家徒四壁。鄙夫登三事。大儒身無一命。閭巷長者
多耄期。而善人或早夭。誰爲爲之。豈非命哉。予笑而
應之曰。若客所言。亦猶古人之言也。難乎言於今之
世矣。蓋太上之初。言德而已。不言命。是故善惡分而
貧富應之。賢愚分而貴賤應之。惠逆分而死生應之。

在華封人之祝堯曰、祝聖人富。不祝巢許。在舜之命禹曰、汝陟元后。不命共驩。在文王之告武王曰、夢帝賜九齡。不賜管蔡。旣也不然。夷齊仁也。而貧。陶猗於是富矣。孔孟聖也。而賤。驩賈於是貴矣。顏子賢也。而天盜跖於是壽矣。人之言德者。求其說而不得。則相與歸之天曰、命耳。命耳。雖然。命何名哉。冥焉爾。令焉爾。謂冥冥者不可知。而天有以令之爾。夫尊莫如天。聰明莫如天。尊則不私。聰明則無欺之者。使天而有以命之。則必不貧。夷齊而富。陶猗賤。孔孟而貴。驩賈天。顏子而壽。盜跖矣。且使天而有以命之。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銅陵金穴。可不召而來。苴茅分虎。可不求而出之。黃耆鮐背。有不祈然而然者。何以貨殖之子。傳販脂賣漿之業。干祿之士。操負鼎飯牛之策。養生之家。求煦噓呼吸之術哉。吾觀夷望同志。而東海異於西山。憲賜同學。而結駟異於露肘。柴由同仕。而出走異於覆醢。然則執鞭而求貧。可致富。投竿而謁賤。可邀貴。啓門而逃死。可倖生。豈天之命人。使若是哉。其同者天。所以命人。其同而

異者則人所以自命也。向使夷齊而權子母則墨胎之封埒於晉楚矣。孔孟而行苞苴則鄒魯之席艷於金張矣。顏子而習詘伸偃仰則陋巷之年高於喬松矣。又使陶猗不倚市門則操瓢鼓瑟能鳴鐘鄰里乎。驩賈不媚色笑則稱先道古能紆佩侯門乎。盜跖不聚徒行劫則蒙袂輯履能沒齒東陵乎。然而夷齊諸人以爲命而安焉。陶猗諸人不以爲命而亢之。使天而有以命之。是命能行於夷齊。諸人不能行於陶猗。諸人也。必不然矣。是故太上立命。其後聽命。至於今則制命。馬子言不受命。李泌言造命。制命之謂也。夫命而可制。尚何命之有哉。晉魯褒言之矣。死生無命。富貴在錢。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於錢。天何與焉。由此言之。今人之所恃爲命者。在此不在彼也。近如吾黨有陸子靈長。錢子方明。皆抱珪璋之質。奮河漢之文。以爲抵掌則生風雲。搖足而依日月。乃窮愁困厄。並時隕謝。錢則盡於酈炎之歲。陸則終於孫策之年。位不副才。時不酬志。一棺戢身。萬事都已。可勝悲夫。苟

云有命。豈冥冥之中。天所以命二子者。刻薄顛倒。一
至斯哉。假令二子。生則綺繡紈袴。出則玉瑣青墀。坐
則五鼎成列。動則兩駟如舞。雖百年長保可也。豈其
憔悴稿滅。有溘死霜露之虞乎。夫死生亦大矣。而人
有以修禳延齡。祈禱愈疾者。然則賄賂可以媚明神。
巫祝可以鑽上帝。又何論貧富貴賤。區區在人者哉。
或曰。制命之說。旣聞之矣。然世之能制命者。皆千金
之子。萬石之家。五侯七貴之屬。可以惟我爲之。今子
空室蓬戶。居無負郭之業。遊無結綬之交。辟諸出涸
陰之鄉。適煌煌之堂。困於寒而求之。熱無得熱之方
也。子旣無以制命。安得不爲命制。予曰。聞之李翱曰。
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制命者也。吾弗爲。
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聽命者也。吾弗能已。
夫聽命在天。制命在人。立命在己。安可以不務修德。
乎哉。苟無其德。則陶猗之富。我視之。猶黔婁。驩賈之
貴。我視之。猶奴僕。盜跖之生。我視之。猶殤子。苟有其
德。則夷齊之貧。鹿臺鉅橋。無其饒也。孔孟之賤。煙閣
雲臺。無其尊也。顏子之死。彭祖偓佻。無其久長也。在

命者吾之所不求而在吾者命之所不及也吾何爲命制哉且尚父行仁營丘是封于叟種德門閭斯高宋公發言法星遂徙或貧之而富或賤之而貴或死之而生是則德之能制命也大矣豈必有力者運之而趨乎世之人徒見鄧通石崇之驕奢而不知其餓死見董賢石顯之榮寵而不知其誅戮見張湯王溫舒之擅磔人而不知其身殺族滅遂謂命有可覬而德不足修是使販夫游手而望素封童子投筆而思衣錦盜賊操刃而貪長生惑之甚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吉人爲善豈有實命不猶之嘆哉誠信德之可據而非命之足憂故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皇皇於死生命之有無存而不論可也愚者不察上之不能立命以行道義下之又不能制命以取功名徒稿吾身灰吾心俛而聽之慕他人之顯榮悲自己之淪落相與歸之天曰命耳命耳則何異於卜肆瞽人之見哉

王丹麓曰議論超卓氣骨高奇

夫凡
好馬
人者如
可委
馬三人

○○○辭友稱山人書

薛岡

山人之號不著於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死，曷嘗一日離箕穎，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簣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穎，首陽，非其倫矣。况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簪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遭，青衿厭薄，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雖為堯舜之民，長作江湖之客。四海馬

蹄兩都車轍。風塵有債。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
惠。投以佳什。喚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若君侯
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爲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
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實有其
文。遊大人以威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
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爲重。有志之士。咸恥斯名。君
侯獨不聞。今之爲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
匪章縫。家起卑陋。難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溷衣冠。以
微賒昧一也。旣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讓風
騷。詰其所學。茫無應聲。二也。薄操一藝。雜處嘉賓。月
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
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爲奇貨。甫擅交歡。反謗介
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
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卽造門。懷刺遍
投。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閨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
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已。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
也。旣稱山人。畧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廈侈庖。馳騁國
門。以彰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癰。稍拂我情。口

常罵座自取貴人署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
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
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畧。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
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
興。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觀。售
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士左席。互居老鶴山雞。廣
庭共畜。宜乎君侯稱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
所甘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
面。色莊君子。區別宜精。孰踣孰夷。勿爲所眩。山人之
名。道是美稱。實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
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槩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稽
生之不堪。書以絕交。請從此別。不佞棲遯情濃。遊遨
興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
是我稱不佞雲。尸煙屏中。不敢不欣然拜受。

王丹麓曰。字挾風霜。語含譏刺。

答孫生書

侯方域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矜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馬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

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王丹麓曰：天機清妙，昌黎現身。

○○與山陰王靜觀書

沈承

沈郎家住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破邸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儁男子，大

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答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菟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偏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卽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道。仗兄自去。

王丹麓曰。寫真知己之言。不是尋常手口。

與張祖望書

施閏章

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容。男子之篇翰。猶女子之膏沐也。意所悅。可忻然相許。欲默不能。伏蒙示詩賦。拳拳屬一言冠其首。會舟車輻輳。賓從墟委。局蹐環堵間。不克引避。遠近惠示書帙。文詞堆案。連牀。猝難周省。迫於君子之命。導以糠粃之言。牽率蕪陋。無可比倫。答書洋洋。揚詡至千百言。是猶報木桃以瓊瑤。饗爰居以鐘鼓也。僕少孤家貧。守先人之訓。屢空晏如。仕不改行。今茲之來。凡以爲西湖也。困於風雨。

之連旬疲於人事之徵逐。屐齒不徧湖山。而尊酒無以贍賓客。將悵悵而返棹矣。僑肸在望。縞帶缺焉。懼命之辱。若知已之言。不敢忘也。時迫詞促。悚愧交深。寸芹呈上。萬乞涵宥。

王丹麓曰。淵淵金石聲。自非凡響。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嘆。了。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陸。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儉。父。嵇。鍛。阮。酒。非。不。骨。帶。煙。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

古。釵。之。脚。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卧。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僕。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王丹麓曰、如讀世說中賞譽一則、語語可作潑思。

答友人書

成性

接來示云、近來所得如何、以有所得、月我知不以無所得忽我、其待我也厚矣。先儒有言曰、賢哲立言、寧麤無精、寧近無遠、使人人可守而行之、故子之自處與觀人、惟以甘貧有恥為第一義。甘貧則孔子之蔬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盡此矣。有恥則柳下之三公不易、孟子之萬鍾何加、盡此矣。若舍此而別求所謂遠且精者、不亦誣哉。然甘貧與有恥、則又非斬絕世俗之情、不可。夫世俗之情、卽宮室妻妾、所識窮乏

臞音衢瘠也

得我之謂也。知病根在是。當自見其根而蚤斷之。如與讐訟。如與賊遇。無輕放過。昔有爲某郡守者。素著清操。一日共僚之內。邀其內以飲。珠翠盈身。其內首無重飾。慚歸而恚告焉。某郡守嗔不聽。久亦稍爲之移。于是政聲頓減。豈惟此而已。見地癖之夫。田連阡陌。而我無立錐。則爲之動矣。過豐屋之家。雖梁畫棟。而我無容膝。則爲之動矣。觀鄉里小兒。妓童尤女。鮮衣怒馬。願指氣使之狀。而自顧寂寞。以爲之動矣。一動遂不可支也。不可支則幾何而不爲郡守之變。于其內也。今也廐繫下駘之馬。室無函丈之席。糧無隔宿之儲。衣有層補之缺。地冷官卑。無可容其不肖。而不肖之心。則亦不敢不防焉。設因俗爲通。逐流自便。如天鼓石言。一時有聲。而孰知其爲青爲妖。也是故郭重之肥。不如子夏之臞也。慶季之車。不如顏蠲之步也。子臧之冠。不如晏子之濯也。轅頗之器。不如儉者之鬲也。知其不如。而謂其無所得焉。不可也。彼言出事表。而行滯塵中。吾亦安知其然乎。

王丹麓曰。有血性人語。何其磊砢而英多。

遊禾城金明寺上陶朱公書

計東

予與公世通家也。昔我始祖計然與公始爲同盟。世所傳刑鵠之盟也。旣公爲我始祖之弟子。受七策以霸越。復同朝爲大夫。甚相好也。迨越霸後。公遊於齊。然廟食樵李。至今不廢。而吳興諸山。爲予祖休沐之地。越俱賜姓爲計。至今誌之。是公與我家門地相距。不過百五十里。若相當。而公家子孫多富貴。而我宗甚貧。多不自振。何耶。且公得我家書。霸其君。富其家。曾不聞以我家七策還我始祖也。史記貨殖傳所載。

數語又畧倣其言行之又不効使予甚疑其家學想
我祖當日自有異書公秘之而失其傳也今予之貧
日益甚矣自三世祖無辨公以來眩必以千計者九
世至我父始以百計今予產益落欲保此百眩甚難
祖父兩世未葬一母旦夕不能繼甘旨予之求金錢
也無異漢武帝之求神仙也甚誠而不可得也有時
望見之飄緲若海中三神山若滅若現而已今年且
三十碌碌無成意氣日益絀客歲遊太安六

人盡質其衣服器具書籍枵然存者四壁耳他人遠
遊歸家人置酒爲樂予俛仰阿母前三日不得

欲依人再遊京師謹三沐謁公祝公公推

之誼佑我助我或夢中還我家七策之書授我求富
之方使予得稍有成立得復先世之負郭葬其祖父
得時給甘旨於吾母子雖長賤可也若長貧則不可
也願神留意無忽

周子俶曰此篇工於滑稽較送窮詛楚又變一格
覺越絕書平平無味耳

王丹麓曰奇想天開神采都不似世人面目長貧

不可一語是頂門鍼。

答沈去矜止改字書

毛先舒

洪昇來持足下止僕改字說甚善然美自生

一易字凡再易皆有謂也。僕名先舒始字幼安故陸
鯤庭素社文序云字台以篤古稱幼安以詩歌著而
華亭陳先生序僕詩文猶以幼安稱僕已見時人好
襲稱古人名字甚厭之而漢管幼安宋辛幼安僕亦
與符且無古人之德與才而強襲其字祇益增醜因
改字馳黃此一易也近復改之曰稚黃蓋欲去馳動
安弱小凡再更字皆非無故若名先舒則訖弗敢改。

偶復名駿耳。今旋當還其故。則是僕已定名先舒。字稚黃。當守之終身而無所變。何者。命之之意。有與爲不變者存也。來說引義紛綸。斑斑成理。僕改字說。言之已詳。茲不復縷答。第足下云。僕名滿天下。今將因更字而頓失之。嗟乎。僕政非其人耳。若果有名。雖十更字。其傳益甚。每見古人更名字者甚多。童時有小字。及長。又有別號。號又數易。又稱地稱官。官與地易。則稱又隨之而易。計一人終身。不知凡幾。

而千載以下。必知之者。人傳故也。若夫奴僕賤隸。皆一名。則亦不得傳。卽傳亦必附此數易稱號者。乃得是僕獨愧古人耳。卽古止更一字。政。僕同。

飛卿更字岐卿。胡元瑞更字明瑞。足下今視此兩人。傳不傳耶。雖然。足下爲我惜名。固非。然謂僕名滿天下者。亦誣僕也。僕濩落無似。自數知己外。餘皆過焉。而不問者也。而豈有名哉。且審如足下云云。則足下豈徒不當止僕改字哉。且當力勸僕藏聲息。影變革。姓氏。易去故。我逃入于虛谷。無人之鄉。然後已。何者。取名多則不祥。而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故也。奈何猶

欲僕貪浮名。損德以改字。爲軼軼然。耶要之。僕終不能有名。且傳改字與否。均亡損益。無煩足下過慮。若僕爲足下計。足下雖僻處東鄉。而天下人望去。矜誦其文。如星雲山岳。久且益大。政當改名。字以避之耳。

王丹麓曰。性清澹。發論雄偉。

寄胡旅堂書

諸九

棲水揖別。白露始零。征邁以來。天根見水。

雪霽挂檐。日與祖望四叔同棲土崩。鐵爐炙。獸金缸。列錢講抽妙緒。都失霜凍。興至情洽。握槩如飛。詩文雜生。積已成帙。恨不令旅堂嘆賞。坐是白鶴不鳴。淫魚忽逝耳。近頗有獨善之懷。聞馬厓之西。十里竹內。有蘆屋欲售。歸謀置之。牧豕植橘。種魚伐荻。上事老父。下慰豚弱。方斯冬日。園菜經霜。取以作菹。蒸作金釵色。雀芋。鴨羹。鬼火。煨熟。如軟石髓。寒花數叢。白月。

一片持濁酒。闕清琴。殊不知葛天之緬邈也。聞絃賞音。必在知我。如何如何。既久不見。畧述近志。即便南還。茲不多具。

徐野君曰。形容隱居之樂。真堪寄傲天壤。園菜經霜一段。不減蘇長公夜半飽啖時也。

王丹麓曰。小小結構中。現出匡廬奇秀。

與友論道學書

王暄

自周程張朱輩出世。始有道學之稱。猶謂假其名以濟其僞。然皆根本

天下後世。終以道學歸之。無異辭。迄于今之爲。者。初不知義理心性爲何物。第集二三迂濶之人。于一堂。飾其衣冠。嚴其笑貌。故柔慢其音聲。聞見者莫不欲嘔且吐。而若輩固晏然不覺也。以爲聖賢統宗。具在于此。及一旦臨事。有少便益于已者。或不但庸衆人所不屑爲。卽下至屠沽臧獲。稍知自愛。亦不敢

遠為者若輩毅然為之而不顧若竟忘其身之曾為道學也。嗚呼道學。走乎哉。蓋昔之道學人謂之。

今之道學自謂之。昔之道學究極乎精微。今之道

學僅存乎形似也。苟有人焉正其誼不謀其利。端其

趨不徇其俗。修之于家。信之于宗族鄉黨。雖不謂

之道學不可得也。若舍是。沾沾高足。聞

于人曰我道學也。我道學也。其誰信之。

有慕乎道學而恐誤蹈若輩所為。故不憚

而詞之激也。惟子採擇焉。

毛稚黃曰能破除偽道學之病根則真者不必標

題自堪生敬。

陸蓋思曰欲坐人春風中正不妨嚴厲其旨

叔驚瀾曰象山先生講學獨論喻義喻利二語出

此入彼辨在微茫君子小人所由分也。今之道

學者流義利二字未曾看破虎皮羊質宜其見

草而悅之矣。是書非徒暢所欲言以當劉四之

罵實乃學問真理可銘座右。令若輩讀之愧汗

當河如耶。

文津

卷下

七

震華堂

